

寻找国立一中 走进历史现场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日前，在第八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上，由苏州一格映画出品的纪录片《寻找国立一中 1938》从103个口述项目中脱颖而出，荣获“年度口述历史项目”奖。

历时4年、辗转多地、一路寻访挖掘，纪录片为人们还原了一段抗战时期保留文化火种、流亡办校的中国教育传奇。

这个传奇，与沧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；这部纪录片的动因，最初源于《沧州日报》2018年的一篇报道。

纪录片导演刘亚玉，祖籍沧州。她的家族，与国立一中息息相关。日前，记者连线在苏州的刘亚玉，听她讲述纪录片拍摄前前后后的故事。



查阅国立一中资料(资料片)



北京采访校友李石辉先生(资料片)



到北京采访西安石油大学教授、国立一中学生孙静轩(资料片)



到沧州幼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采访泊镇九师的故事(资料片)

爷爷的痛哭 让她踏上拍摄征程

刘亚玉现在是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数媒系教研室主任。4年前她决定拍摄《寻找国立一中 1938》时，刚从苏州大学博士后出站不久。

“爷爷是沧县人，他和奶奶都毕业于国立一中，爷爷还在这里教过书。《沧州日报》2018年刊登了一篇报道《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》。爷爷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，竟然嚎啕大哭。爷爷那年93岁，是个性格沉稳的人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奶奶说，一辈子经过多少大事，也没见你爷爷这么哭过。”刘亚玉说，爷爷的痛哭让她意识到，国立一中在爷爷生命中有多重的分量。

刘亚玉的爷爷叫刘钟智，珍藏着不少与国立一中有关的书籍。刘亚玉就去翻看这些书。慢慢地，国立一中的形象在她脑海里建立起来了。她想起儿时，爷爷家常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从世界各地来访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国立一中校友。

她产生了一个想法：拍一部以国立一中为主题的纪录片。爷爷奶奶表示大力支持，父亲刘建说：“如果拍，就好好拍，才对得起这段历史，我可以帮着策划。”

摄制团队很快组建完成。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团队决定，根据《沧州日报》的线索，开始这段寻找国立一中的旅程。纪录片的名字就叫《寻找国立一中 1938》。

从此，刘亚玉的脑海中总是交织着关于国立一中的各种问题：抗战时期我国的中学教育是什么样的？这些流亡学生具体是从哪里来，在南迁的路上又经历了什么？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？为什么能让人时隔半个多世纪还念念不忘？当年的学校，今天还能找到吗？还能寻访到多少亲历者……

千头万绪，刘亚玉决定，就从国立一中的源头，也是这部纪录片的缘起之地沧州开始。

从沧州启程 探寻师生流亡的艰辛历程

“第一站：沧州。”这是刘亚玉在北上的列车上写下的一行字。

沧州，是她的故乡。小时候，她随父亲、爷爷、奶奶多次来此。一晃经年，再次踏上故土，她肩负着寻找国立一中、寻找抗战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精神的特别使命。

故乡之行，她收获满满：不仅到了曾经的省立沧县二中、泊镇九师，寻访到很多珍贵的线索，还有不少意外的发现——

当年的泊镇九师，已成为沧州幼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在校史馆一张1936年的师生大合影前，陪女儿刘亚玉同来的刘建，一眼认出了国立一中校长杨玉如。那时，他还是泊镇九师的校长。“原来只在照片里见过忧国忧民的杨校长，还从没见过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杨玉如！”这张照片，连校史馆的人都不知哪个是曾经的校长。

随着一位位知情人的讲述，刘亚玉了解了更多历史细节。随着日军南侵的隆隆炮火声，杨玉如决定，既不当亡国奴，又要把学校办下去。只有一条路：向后方搬迁。于是他们把仪器、书籍打包装船，沿着运河一路向南。而后弃舟登岸，师生们没黑没白地赶路，不敢停下来，身后就是炮火声。为了防止夜间有人走丢，他们把绳子系在腰间连在一起。即便如此艰难，师生们硬是把仪器和书籍一件不落地带在身边，负重千里，直到河南。

“原来我并不知道，爷爷和曾祖父都毕业于沧县二中，就在爷爷爬上南下的列车逃亡的时候，曾祖父正在前线与侵略日军展开殊死战斗。”刘亚玉说，在家乡听说此事后，她临行前决定，到这次战斗的所在地——姚官屯去看一看。这里不仅有她家族的记忆，还留下了抗日官兵浴血抗战的壮举。是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师生南撤争取了时间。

刘亚玉看到了曾祖父刘树森的回忆录《戎马倥偬》。与同时代日本的《支那事变画报》对照着看，刘亚玉一点点靠近“七七事变”后灾难深重的华北。“一边是日本侵略者的耀武扬威，另一边是中国战士的顽强抵抗。学校师生南迁办学的背后，是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。”刘亚玉说。

离开沧州，她到北京寻访西安石油大学教授、国立一中学生孙静轩。回忆起当初逃亡时的情景，老人一次次掩面哭泣：“日本鬼子随时杀人，随时放火，老百姓就像被狼追赶的羊一样遍地跑。河北一片平原，想躲都没处躲。中学生只能南下逃命。”

当时，河北学校南迁，有两条逃亡路线，一条是沧州所在的津浦线，另一条是平汉线。孙静轩走的就是平汉线；刘亚玉的爷爷刘钟智，家在沧州，挤上的是津浦线上最后一列火车。

那是怎样一列火车？寻访中，刘亚玉听到了这样的描述：“等了几个小时，才见一列满载逃难人员的火车由北开来。我们爬上车顶，见上面已坐满了人。我们挤来挤去，终于挤出一个位置。坐在边上的人都在腰间用绳子连接起来，以免掉下去。深秋的夜晚，在车顶上，冷风一吹，浑身发抖，两腿麻木。敌机在空中盘旋，一接近列车，马上就停下来。人们弃车纷纷向两边田野疏散，等到敌机飞远了，才又回到车上。一路上没水喝没饭吃，大家满腔悲愤。”

1937年12月前后，他们就这样一路艰辛地来到了豫西地区。

伏牛山下的学校 国立一中的校训延续至今

伏牛山啊我问你/老鹳河啊我问你/苍鹰翱翔在哪里/我在呼唤平等自由常啼嘘……

走进河南淅川、西峡口，汽车在山

间穿行，陡然间，刘亚玉似乎听到了奶奶曾经唱过的歌。这是奶奶在国立一中读书时，老师们编写的歌。奶奶说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1937年12月，流亡师生陆续到达开封，河北南撤的各中学联合组建了临时中学，暂时收容学生们读书。经过考察，最终把校址定在了伏牛山下的上集，也就是现在的西峡口。

根据校友们的回忆和校史档案记载，国立一中共有3处校址，校本部成立于1938年3月5日，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一分校、二分校。重回这里，还能找到国立一中的旧迹吗？在西峡口，刘亚玉边走边打听。

一位戴着“志愿者”红袖章的憨憨胖胖的大爷热情地给她指路：“国立一中啊，就在前面不远！”

她很快在小巷里找到了一所学校的后墙。放慢脚步，一路走过去，仿佛走进了国立一中的时空里，看见80多年前的晨曦中，学生们唱着抗战歌曲，从学校跑步到老鹳河边，在河边洗漱、做早操；看见一位位师长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，还告诉学生们，枪那么高，人那么低，先读书学习，后抗日救国……

国立一中的旧址上，如今建起了西峡一中、西峡二中、淅川第一小学。刘亚玉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寻找、探访，一次次被感动着。

今天的西峡一中，延续了国立一中不敷衍、不作弊的校训。一所县级中学，自2003年以来，连续18年给北大、清华输送多名学生。2021年，学校一本上线率65.78%，本科上线率99.28%。校史馆里陈列着从1938年建校至今的发展历程。学校负责人说，国立一中为当地培养了很多人才，对这里的中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西峡二中院里竖立着国立一中党支部纪念碑。伴随着学校南撤，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直在积极开展工作，很多学生后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。

为了寻找国立一中更多的故事，刘亚玉根据校友通讯录上的电话，一个个打过去。绝大多数已经换号或去世了，但仍找到了一些健在者，探访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
据大家回忆，当时学校条件艰苦，住的是干打垒的大炕，缺少少药，但都很快乐。也忘了自己有家没家，彼此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一起学习、生活、劳动，亲亲热热。

因为多个中学集中在一起，教师都是战前河北地区教育界的英才，多毕业于名校，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，更有着教育报国的使命担当。数学家马冠三、化学家吴治民等在全国享有盛誉。他们教书时全力以赴，恨不得把学生们都教会了，让大家赶紧学好多本领，赶紧去打鬼子……

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。每逢高考，国立一中的学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考上清华、北大或复旦、交大等名校的特别多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科研、教育等方面的人才。

用纪录片致敬 那些赓续精神血脉的教育家

“1944年3月28日凌晨，睡梦中的师生们，忽然听到马山口失守的消息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接到了迁校通知。从此，他们告别生活、学习了7年的西峡口，再次踏上流亡之路。”

这是《寻找国立一中 1938》第3集的开场白。刘亚玉说，这次迁校异常艰难，如果不是身临其境，不是听亲历者讲述，根本不敢想象，师生们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
纪录片中记录了孙静轩讲述迁校时的经历：“我们转移时车胎爆了，修好再走时，日本鬼子就进来了。我们钻到山沟里，爬过一座山又爬一座山，一直走到西安。”

为了感受这次迁校，摄制组从豫西一直向西，穿越秦岭，直达陕南。一路山高水远，连峰峭壁，可以想见当时徒步而行的师生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。在一处叫褒谷口的地方，刘建告诉刘亚玉：“褒谷口是包河出山谷的地方。1944年4月，国立一中的师生们在炮火中逃出来，先到西安，再到宝鸡、城固，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出了褒谷口，他们感到心里踏实了，终于找到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了。”

随着最后一批人员和运输物资的到达，1945年4月15日，国立一中在城固开学了。这天下着雨，集合号响起，师生们整齐地站在操场上。教务主任吴治民宣布新学期的教学计划，宣布哪些人考上了北大、哪些人考上了清华。当读到有些学生同时考上了两所甚至三所大学时，顿时掌声雷动。

国立一中在城固恢复后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日本投降了！

抗战胜利的第二年，刘钟智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。“当时全家人都想抗战胜利后回到河北老家，但爷爷放弃了河北大学的聘书，留在国立一中任教。”刘亚玉说，从此，爷爷定居于此，把一生都奉献给陕南的教育事业。

国立一中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城固二中。清晨薄雾中，每天都有很多学生进进出出。校园中那棵高大的白皮松，还是当年师生一起栽下的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白皮松已经静静地矗立了七八十年。

刘亚玉在沧州采访时，发现泊师的档案以及校史碑上，缺少1937年6月至1949年的内容。这个疑问，直到她走进汉中市档案馆，才最终找到答案。这里保存着国立一中自1937年至1949年的档案资料，共532卷。其中包括1944年迁校的详细记录。档案中，迁校行动的代号是“春游”。

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，当初学校从西峡口向城固转移时，遇到敌机轰炸。师生们将档案藏在山谷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才派人取回来。注视着这历经千辛万苦、存之不易的档案，摄制组的每个人又是敬佩又是感动。

走进汉中市图书馆，国立一中七八千册书籍静静地躺在古籍图书室里。刘亚玉拿起一本，只见书上盖着河北省立泊镇师范的印章。原来，这批抗战中从泊头经过舟车辗转的图书，就在这里！

4年间，刘亚玉和摄制组陆续到北京、上海、河北、陕西、河南等地拍摄，跨越千里寻找国立一中的老校友和亲历者，追寻历史影像和资料，也在追寻中一次次收获惊喜和感动。

“获得的资料不仅珍贵，而且感人。在后期中制作中，我们删掉了不少泪点，追求平实质朴的风格，让人们更真切地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教育史诗。”刘亚玉介绍，纪录片获得苏州市艺术基金支持，纪录片专家单万里担任监制，片名由苏州大学著名教授李超德题写。

在沧州，刘亚玉听到了国立一中的校歌。那是沧州八中老师李永翔请音乐老师教学生们唱的。

“我校建立在抗战前线/保有着八百新青年/犹如洪炉即熔且炼/五育锤成迸出万丈光焰/同学们/莫迟延/为了祖国的胜利/为了正义的伸展/同心同德/努力向前/要发挥母校精神/恢复旧河山……”

刘亚玉说，每次听到这首歌，眼前总是晃动着烽烟战火中，燕赵的教育家们为办学奔走呼号的身影。这些身影，值得铭记和致敬。